



《西游·伏妖篇》剧照



《西游记之三打白骨精》剧照

西游题材的变与不变

本刊特约撰稿 曾庆江

2017 新春第一天,8.02 亿元票房再次刷新中国影市新纪录,沉寂一个寒冬的影市瞬间被点爆。在这场激烈的票房争夺战中,《西游·伏妖篇》首日票房 3.5 亿元,创下华语片单片单日票房新高,且连续三天卫冕票房之冠,五天突破 10 亿元,无论是舆论热度还是市场效果,《西游·伏妖篇》堪称 2017 年华语片市场中的爆款。

周星驰=热IP

这些年西游题材的电影改编陆续出了很多热款:《大闹天宫》《西游记之大圣归来》《西游记之三打白骨精》等都有影响力,在票房上斩获颇丰。但是最受年轻人欢迎的还属周星驰打造的《大话西游》系列。

二十多年过去了,周星驰在影迷心中的喜剧霸主地位从未被动摇,甚至很多影迷说,只要电影上有“周星驰”三个字就已足够。

周星驰在《西游·伏妖篇》中只是编剧和监制的身份,但是影片依然带有典型的周氏无厘头喜剧的风格。周星驰是个擅长冷幽默的人,利用强大的反差和夸张的表演来制造喜感,这是他的拿手好戏。人物貌似疯癫痴傻,内里却藏着真性情;情节总在意料之外,九曲十八弯回来之后又在情理之中。他的作品几乎都能平三观,感肺腑,击中观众的软肋,甚至那一群丑到极致的配角,都叫人过目不忘,尤为出彩。他拿一把放大镜,将人心底的、世俗中的那点拿不上台面的小心思看得透彻明白,然后毫不留情地撕掉这层“文明”的遮羞布,以一种夸大到极点的方式表现出来,最后真亦假来假亦真,让人哭了又笑了,内里还忘不掉那点真。

灰色的欲望世界

这是所有的西游改编中,最为灰暗的一版。导演徐克说:“这是一个‘驯兽师’带着三个杀人犯前行的故事。”

编剧周星驰这一次不仅放大了人身上的恶,而且连结尾那一点真的东西都没能给我们留下。《西游·伏妖篇》中的唐僧师徒,你不情我不愿,一路上心怀鬼胎,互相猜忌、误解、拆台,恨不能早点散伙。

孙悟空还是那个武艺高强、嫉恶如仇的孙悟空,但经常不听唐僧的话,爱耍大牌,

身上充满了暴戾之气,一出口就是“你打我”,一出手就要杀人,甚至一听说唐僧并无“如来掌”顿起杀心,活脱脱一个暴力狂。猪八戒就是个色情狂,看到“大长腿”就要往上扑。而沙僧前身是《西游·降魔篇》中的鱼怪,到了《西游·伏妖篇》中不仅扮相丑恶,而且挑拨是非,成为大家的负担,再也不见当年经典电视剧中半点憨厚老实劲。《西游·降魔篇》中那个视信仰为生命的唐僧,到了《西游·伏妖篇》中,看不见他的执着,只有一脸的呆萌蠢笨,惟一机灵的时刻在于如何利用徒弟来保护自己。

同样被“黑”的还有一帮吃瓜群众。周星驰很少将温情投射给集体的力量。唐僧落魄如叫花子时,吃瓜群众颐指气使,毫无同情心,反倒在孙悟空的棍棒之下,立马前倨后恭,变了嘴脸。这样的一群人组合成了《西游·伏妖篇》中的灰色世界——一个阴暗绝望、充满算计和负能量的欲望世界。大多数西游题材无论如何改编,那股浩然之气长存,但这一次,周星驰却把人物的正气之魂给拿掉了,同时拿掉的还有那点真。

这一次,照亮整个灰色取经之旅的不是紫霞,不是段小姐,而是小善——一堆白骨化成的小妖精。惟有她心中充满爱,为了这份爱,她宁愿魂飞魄散!如果能够成全这个真善美使者的愿望,那么这部电影依然会有一个戳中泪点的高潮,就像紫霞与至尊宝、段小姐与唐僧诀别的桥段。但是这一次唐僧明明在欲望面前心神摇曳,却坚持说:“我的心里(住着段小姐)再也容不下第二个人。”于是唐僧的痴情变成了伪善,小善的执着变成了多情,喜剧的风格没有变,但是喜感之后的情感升华却不见了踪影。

好莱坞式的工业特效

《西游·伏妖篇》之于《西

游·降魔篇》的变化,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多了一个徐克。徐克人称徐老怪,曾以《黄飞鸿》系列荣获“武侠之王”的美誉,而且堪称中国的詹姆斯·卡梅隆,在影片制作技术的探索上始终保持灵敏的嗅觉和实验者的姿态。在徐老怪的镜头下,周星驰的西游剧本披上了新的外衣,其特效在国内外堪称一线水平。

《西游·伏妖篇》在 2015 年年底拍摄就已经杀青,徐克在后期特效上足足花费了一年的时间,此前宣传中的无特效似乎只是为了给观众一个惊喜的彩蛋。

片中开头唐僧的一场梦就明显带有巨人国的意味,与 2016 年史蒂文·斯皮尔伯格导演的奇幻电影《圆梦巨人》的手法十分相似;盘丝洞大战蜘蛛精是典型的密集恐惧症效果,《木乃伊》系列中的“尸虫”与该片中“小蜘蛛”铺天盖地的特效如出一辙;最震撼人心的是九宫真人与孙悟空的决战,其斗法的大场面到每一个细节都栩栩如生,历历在目……毫无疑问,《西游·伏妖篇》的特效拿到国际市场去露一手,都颇有水准。但背后也暴露出一些弊端:哪吒变成了机器人娃娃,孙猴子变成了《人猿泰山》中的大猩猩,左看右看都是好莱坞的痕迹,有点似曾相识的感觉,从而丧失了本土化的独特意味。相比之下,《西游·降魔篇》中的特效虽然比较本土,但是其形象和动作设计更契合中国人自己的品位和情感。

由于特效比重大,挤占了叙事的空间,导致《西游·伏妖篇》的故事完整度明显不如前作,八戒和沙僧戏份被压缩,在片中好像是来打酱油的。工业特效打造了世界顶尖水平的视听奇观,但如不能和故事内容融合在一起,就会产生情节的断裂感。

但总体而言,《西游·伏妖篇》仍然不失为一部制作精良的上乘之作,是娱乐大潮中的上品。固

经典电影的文学底色

文 | 罗孝平

《基督山伯爵》《呼啸山庄》被搬上银幕 8 次,《危险关系》被搬上银幕 7 次,《悲惨世界》被搬上银幕 6 次……

张艺谋的《红高粱》为中国电影夺得了第一个世界级大奖——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,这部电影改编自作家莫言同名中篇小说;姜文电影三部曲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《太阳照常升起》《让子弹飞》均由文学作品改编;吴天明导演的《没有航标的河流》《人生》《老井》同样是踩着文学的肩膀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……

文学作为电影创作的一个重要取材养料,从文字到影像,隐藏著一条魔幻钥匙,当中涉及导演、编剧、演员对文学的独特诠释和演绎,在不同的时代不断衍生出新的现实意义。这对文学而言,无异是一种安慰,文学从来不是孤独的存在。

文学与电影是亲人关系。在好莱坞,经典文学作品是最优质的 IP,而上世纪国内好的电影很多都是来自纯文学,中国电影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先有好的小说,才有好的电影。而电影也在更大众的层面反哺了经典文学作品,以视听艺术带动更多人去感触语言艺术的魅力。

但文学与 IP 依然有巨大鸿沟。IP 是最想与世界分享的一种态度,而最好的文学可能与 IP 无关,就好比马尔克斯的《百年孤独》只能属于文学。IP 影视侧重于轻趣味,不止于文学领域,是一种社会关注度的产业开发。从这个层面而言,传统文学与 IP 之间有巨大的鸿沟。固



《大圣归来》剧照